

公開組評判會議

出席評審：馮子昌，彭浩翔，羅卡，黃愛玲，陳慧

ifva 代表：鄭珮詩，范可琪

彭浩翔：這十二部片是由多少個作品選出來的？

鄭珮詩：今年公開組有百多個參賽作品，第一輪有三個初選朋友，分別是 Kattie、崔允信和 Simon 在這百多件作品中挑選四十多部，十二月由 Percy、愛玲和陳慧從四十多部作品中挑選十二部。你需要了解初選和入圍的情況嗎？

彭浩翔：不用，只想知道一下數字。

鄭珮詩：現在我們可以十二部作品逐一 go through（討論），可以談談每一部作品好或不好的地方作為熱身。之後第二輪可以 nominate（推選）一些作品給予獎項。順序第一部是《放學》，大家可隨便發言。

馮子昌：讓我先說。覺得在這麼多作品之中，這作品可考慮一下，雖然未必是最好的作品。就如作者所說，這片是向杜琪峰致敬，用他的手法說一個校園故事，所以在第二輪時讓他進入。在創意、形式和內容有很多模仿、抄襲等，所以整體上比其他作品遜色，讓它進入入圍作品是種鼓勵，建議他繼續參予。

彭浩翔：我覺得它值得入圍，但它致敬之餘沒有將之變化成另一樣東西，離不開網上那種戲謔人家的片子，似一個在 YouTube 看到的作品多於像獨立電影作品。Tarrantino 也將《龍虎風雲》最後一場變成《落水狗》，但要看你怎樣 upgrade 它。我不介意他向杜琪峰致敬，不過我覺得杜琪峰看了可能不覺得是致敬。

陳慧：只是模仿一次。

彭浩翔：對，可能跟 YouTube 上的片太類似。我覺得《放學》有些姿態，它用江湖片的風格套入另一個地方，這做法跟《六虎》有點相似，但相對《六虎》成熟很多，無論在拍攝技巧或導演員上。

鄭珮詩：下一個是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。

羅卡：我剛才向你問及獨立精神這東西，我現在不是要貶它或讚它，但像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，敘事很清楚，很有感情，很流暢。雖然它說的是少數族裔，但叙

事很傳統，沒實驗性，但寫感情、細節等都很好。但令人覺得是主流，只不過題材是菲律賓人，但獨立之處何在？

鄭珮詩：我不知其他評審如何看…

羅卡：這只是假設問題，不是我自己的看法。

鄭珮詩：對於獨立精神每人定義不同，對此你們也可各自的 interpretation（解讀）。

陳慧：我認為獨立是相對商業電影，商業電影作為商品要考慮的多很多，題材上有很大局限，我們希望可在獨立電影上看到更多方向，某些 topic 沒有商業性，商業片不會討論它，但不代表不是一個題目，我希望在獨立電影能看到。

黃愛玲：今屆作品某程度上很大路，包括在敘事、拍攝手法等。這部片有很多難能可貴的東西，包括題材的處理菲傭的世界，但用一種不 patronizing（庇護）的眼光。我剛和陳慧吃飯時談過一般港片寫人相對薄弱，這部片相當難得，人物很深入，相當感人但不煽情，寫主人描寫她不寬宏大量，也有她小器的地方，小朋友不過份 cutie，寫菲律賓母親和兒子由最初的對立到後來開始明白兒子，其中有成長的過程。劇本方面雖不出位，但相當細緻，演員也導得很出色，整體來說我覺得是相當紮實的作品。

羅卡：我自己的看法是沒有獨立精神這東西，只可 define（定義為）是否主流。若是某大公司請他拍攝，便可 define 為不是獨立電影，不能參加這比賽。獨立精神很難 define，有否創意就可以 define。我只是提出這問題，不是用此為標準去評論所有作品。我覺得若作品拍得像港台的節目般主流，但感人的話也可獲得高分數。

彭浩翔：我自己的定義是若作品是委約創作，即受僱任何人或財主或機構如港台外判計劃，其實已不是獨立精神。獨立精神應由自己出發，無論他有沒有上戲院。有幾個作品其實拍得頗… production（製作）方面比港台更好，如《密月》、《六虎》這些拍得很完整，敘事很清楚，每個崗位都到位，但除了獨立之外它們的創新性較少。有時我不介意粗糙，反而想見到創新的東西，但今屆比較少。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拍攝一般，但角色寫得不錯。這題材很容易陷入典型的人物，如壞僱主，但它的角色都有血肉。它劇本好，選角與導演員都好。

馮子昌：角色沒有一個是完美，不會只有正反兩面，這方面做法得特別。另一方面小孩的演出很好，獨立精神方面我們以往加入實驗性、創新性去考慮，這兩方面的反面是習作的元素，很多作品都是學校 project（功課），如《梨園道遠》，有

學校指定的動作要完成，其實都像有老闆監視。

羅卡：也有些畢業作品有老師參與，甚至給予資金或幫忙剪接等，我自己就不考慮這些…

馮子昌：公開組應不用擔心這方面…

彭浩翔：《放學》最後也打出 IVE 是片主，因學校給予資源。

陳慧：今年頗多學校作品，如《相機槍》、《童心無窮》都是理大學生作品，《梨園道遠》是 APA，《路》反而是獨立，《草花頭》和《零聲》是城大，《戲裡戲外》也是學校習作…

鄭珮詩：據我所知作者是預科學生，當時為參加一個英文為主的 video 比賽而拍了一個英文版，現在這個是中文版。她的中學可能有器材上幫助，但錢就應該沒有。再補充，《密月》是港台外判計劃，《六虎》是鮮浪潮，《河上風光》是去年影意志十周年的其中一個短片作品，影意志拿了一筆計劃資助，其中一個 project 找來十個導演拍一個叫「獨立精神」的短片，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是 APA 的畢業作。

彭浩翔：每個都是有背景的！

鄭珮詩：接著是《相機槍》。

馮子昌：創新性頗強，攝影、拍攝角度等很 impressive（予人深刻印象），內容與創意都好，但 finishing（最後的修整）相對較粗糙，是我個人的 top two（最後二強）選擇。創意性和實驗性方面很加分。

羅卡：我也覺得作品很特別，很值得討論。最初看很「無里頭」、「玩玩吓」，但有很多地方很有想頭，如相機和槍的關係，當然最後未必可以 deliver（傳送）到。我看到相機可以變為槍，但槍怎樣可有相機的作用就看不到。他的想法不主流，敘事不是由故事或人物關係出發，完全不用戲劇性想法，另外造型也很特別。我看不到他有什麼 reference（參考）或應對什麼潮流，很獨立。彭浩翔也拍很多相機和槍的東西，對此應有看法。

彭浩翔：老實說我對這作品感覺一般，它的意念有趣，但只需說五分鐘便說完。我明白相機怎樣會像槍，但後面可以說是「爛尾」。它定下了遊戲規則，但最後沒有完成。

陳慧：我今天在大銀幕看，覺得放大了它的瑕疵，對此比初選時更保留。讓它入圍是因為它意念獨立，但敘事沒有追求完整性，我跳入了它的世界，但最後不知它的結論是什麼。

彭浩翔：我不喜歡它漫罵香港有很多垃圾資訊，但說不出所以焉，陷入了「維園阿伯」那種叫罵式，特別在後段，開始時我覺得蠻有趣，但看了五分鐘之後沒發展。

陳慧：最要命的是若男主角是這樣的「維園阿伯」，但當女主角用槍指著他問他憑什麼殺人，把整件事顛覆了，但又沒有說什麼給我聽。在戲裡面它控訴自己要控訴的東西。

彭浩翔：它不知自己要控訴什麼。似是要為自己辯護，其實卻在訴說自己的罪證。那女子拉售貨員到後巷場，我不知道它在打擊什麼。它不停在反對一些東西，但究竟是什麼？

馮子昌：剛才放映時很多人問及這部片，我嘗試用導演的角度解釋它。主角覺得人很虛偽，他的相機可變成槍，相對女主人翁槍可變成相機。後者覺得應殺週刊老編，但不用槍殺他而是用相機，他的鋪排不容易明白。這個拿著槍形相機的女子打他時有兩個意義，第一是重生，所以後面見到西藏的影像，說他重生後對自己虛偽的想法有重生。這是作者自己的解釋。

羅卡：雖然他的表達不清楚，但他對拍電影有熱情。他同時是編、導，也參與攝影、美術、混音，每個崗位都有參與。對於電影的意義有狂熱，主角認為社會虛偽，但自己也陷入其中，就像佛家所言，對一件事發狂，便以為自己在走正路，實際上卻是走歪路。這道理可 apply（應用）到八卦雜誌或八十後什至民主派。當然這是我自己的聯想，但這片給予我這種思想空間。當然它不是拍得不好，它不是把感情帶著觀眾走，而是帶有實驗性，不論成不成功。而且這個人對電影很「迷」，六個崗位都有份參與，雖然比較粗糙，但很有趣。

黃愛玲：大家都同意這是部較與眾不同的電影，創意方面可加分，但我覺得它混亂。它概念先行，但很快便可看出它的概念是什麼。如那女子面對兩個人物，一個叫她不要殺那主編，但她面對那個減肥推銷員時，她既然可體諒那主編，沒理由不能理解那個在街上拉客的小人物的處境，這是種概念上的混亂。到最後那種昇華對我來說相當「突兀」，我看不出昇華，倒像戲謔多點。

鄭珮詩：《梨園道遠》。

黃愛玲：演員很好，那小孩與眾不同。

馮子昌：他是否真的懂粵劇？

陳慧：那個年輕學生真的懂粵劇。

彭浩翔：我想說一樣 overall（總體）的東西，《手機槍》不成熟和粗糙，但有自己強烈的喜好在裡面，但有些作品執行和技巧都很好，而且政治正確，關心一些在比賽評審中有「著數」的議題，例如對傳統文化消失的堅持、對城市面貌的改造、對少數族群生活的關懷等，有很多都向這方向走，我不肯定這是否他們相信的東西。其實這有違獨立精神，你去 sell（推銷）嘉禾或林小明，針對他喜歡的東西，跟你憑評審的喜好 sell **ifva** 其實都有共通點。

陳慧：其他的學生作品我不了解，但 APA 製作時沒考慮 **ifva**，他們首要考慮是能否畢業。我們跟學生討論作品時常爭持得你死我活，因為這是他們最想表達的東西。他們有學校的器材和同學的製作班底，他們知道離開校園便不會再有這條件，這是他們的命根，所以他們會跟你拼命，永遠不會聽老師話，極之政治不正確。所以在不同時空下政治正確的意義不一樣，但我認為年青人一般都會拍他想拍的東西，你不能勉強他們，他們拍完了便會出外就業，所以不會太聽老師話。

彭浩翔：這兩個作品都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？

陳慧：對，這兩個題材都不容易處理，我們會質疑他對粵劇的認識，以及怎樣拍、如何找演員等等。我們同樣對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的導演，質疑他不懂菲律賓語會很難控制演員。我們考慮到執行的問題，但他們最後都為完成了作品感到開心。所以我們要對這兩個作品公平點，學校很大程度給了他們阻力，以我們的專業意見警告他們未必可得到他們期望的成績，但來到這裡這種堅持卻變了政治正確！

彭浩翔：《梨園道遠》是我很喜歡的作品，我喜歡它的完整，只是想探討一下這題目出現的原因。

鄭珮詩：其實最近一兩年不只公開組，動畫組也有類似的主題。

羅卡：我覺得《梨園道遠》很正路，把很多粵劇前輩的話圖解出來變成電影，八和會館會很高興有這樣的作品。戲裡很多東西都很容易解決，師父很快便收了他，然後上台演出。給人的感覺是勤力就會成功，母親、老師就會感動，太簡單

了。

彭浩翔：也沒解釋主角為何喜歡粵劇，除了小時候母親帶他去看粵劇。他不像年青人，他肯定是年青人中的極小數。

羅卡：它過度簡化了過程。

彭浩翔：相比之下我覺得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有血肉點。

陳慧：我也覺得他的處理太保守，二十分鐘內所有問題都解決了，對此我有所保留。

馮子昌：《梨園道遠》在拍攝技巧等等，是個比較完整的習作，部分原因是 APA 有很多資源，如用膠片拍，同專業的數字調色等，但角色心路歷程太單向。

黃愛玲：我覺得有趣的是他怎樣拍舞台，我自己也愛看戲曲，他沒將電影太凌駕舞台的表演方式，這方面他做得不錯，對舞台的結構、角色的動作處理等做得不錯。

鄭珮詩：《童心無窮》。

馮子昌：這部片有五個導演，其中一個是《相機槍》的導演。

羅卡：是否每人拍一段？

馮子昌：我不知他們怎樣組織，但剛才討論會提及有五位導演。

陳慧：當初讓它入圍是因為他處理小朋友的生活面貌做得得很好，但不突出。在這題材上沒有新的東西，我覺得它放在入圍作品已足夠。

馮子昌：處理方法也蠻特別，跟《手機槍》一樣，可能是資源或學校傳統問題，在拍攝質量方面較差。

鄭珮詩：沒其他意見便談《路》。

陳慧：它的題目很政治正確，技術上無論說故事、演員或鏡頭都不太突出。

彭浩翔：捉題目捉得很好，但發展下去卻沒什麼特別。我小時候住裕民坊，所以

起初很有興趣看，但看下去卻跟裕民坊沒什麼關係，除了最後拍天空可看到 apm 之外。

陳慧：我不知是因為他進入不了題目，還是技不足以把他對那地方的感情帶出來。

馮子昌：作者是 IVE 學生，住在那兒，他覺得是說自己的故事。

鄭珮詩：接著是《草花頭》。

黃愛玲：第一次看時我看得很開心，很能捕捉少女…

（羅卡聽完電話回來）

鄭珮詩：卡叔還有什麼補充？

羅卡：對《童心無窮》有一點，比較浮光略影。

黃愛玲：《草花頭》是部相當可愛細緻的戲，但今次放在大銀幕看反而感覺弱了。反而《零聲》在小螢幕看覺得它的問題很多，但放大了覺得它能捕捉某些位置。我仍覺得《草花頭》好看，但沒有初次看的驚喜。

陳慧：在大銀幕上看一切顯得平凡，演員只是停留在很少女的情懷，但不突出。第一次看影碟時覺得很好，但在大銀幕就沒有這感覺。

羅卡：第一次看覺得前面十分鐘蠻好，但這部戲太長，來來去去三四個少女像唱遊般在草坡上、山上，看得多便覺得平凡。出字幕時把字放在自然的背景，以及起初十分鐘說校園的生活我覺得很 impressed（極深的印象），但到中間發覺來來去去都差不多。

彭浩翔：片長其實是否有限制？

鄭珮詩：我們的規定是三十分鐘或以下。

彭浩翔：怪不得很多作品都是二十九分鐘五十七秒長！很多時候他們不懂得怎樣停，《草花頭》剪掉十五分鐘其實很好看，戲情過了十五分鐘後「拖」得很厲害。可能覺得短些會較吃虧，不知是不是這部戲的片末字幕，快得根本沒辦法看。所以他不是在考慮這部電影，而是怎樣符合時限。我覺得這作品演員 OK，但後段沒有什麼內容。

馮子昌：演員很好，拍攝與 camera（攝影機）運用 OK，我一早有心理準備，所以沒發覺小螢幕與大銀幕的差異。剛才放映後他們說片子拍了十天，現場沒有怎樣指導演員，因為都是幾個人一起玩，她們三人最初並不認識，後來幾個人熟絡了，所以演出很自然。

羅卡：這作品是什麼制式的？

彭浩翔：應是 DV 或 HDV。

羅卡：覺不覺得它後期調了色？

馮子昌：有的，因為有種 softness 不是普通 video 有的，第二是 balance 做得不錯，不會突然變了色。但器材上可能比不上 ADC 或 APA 的作品那麼專業。

陳慧：它的後期做得很好。

鄭珮詩：《河上風光》。

彭浩翔：我沒法想像它是十四分鐘的作品，起初看時還以為那些硬照重疊是片頭，但十四分鐘都是這樣我覺得實在太長。

黃愛玲：我很喜歡它，它很簡陋，很簡單，只有一個 concept，但用聲音把簡陋的東西串連一起我覺得很聰明和 creative（創意）。

彭浩翔：贊同，但不能 last 十四分鐘，若七八分鐘下可以接受，它去到後段只不過重覆又重覆同一樣東西。

羅卡：我看了兩次，第一次在影意志的放映，也是在大銀幕。長不長其實很看你的心情，它的原意是激發起你感受這個問題，所以要有適當長度才可以引發你的思巧，進入那個議題。我喜歡它的意念和技巧，如把不同東西拼貼，剷土機經過然後出現平房等，技巧和聲音運用很好。第二次看我覺得更入戲，因它不是想 shock 或 surprise 你，而是對當年情景的懷念，對家族、地方、時間流逝有不同感情，需要時間令觀眾感受到，不同於戲劇以劇情帶領，所以十四分鐘不嫌長，而且她說會繼續拍下去。但我覺得拿它跟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這樣的影片放在一起很難評，因兩種東西太不同。

彭浩翔：其實它近乎紀錄片多些，很難用敘事技巧去評它。

羅卡：其實很主觀，很難從敘事、技巧等去比高下，只能說喜歡那一個多點。

黃愛玲：我喜歡它捕捉時間的感覺，能觸動到我。

陳慧：我同意卡叔所說，我喜歡它的意念。但我覺得尷尬的地方是我不能用紀錄片的標準衡量它，因它不能令我知道得更多。它用的方法放在香港很有趣，因很多舊有的東西都沒了，只能憑曾在那裡生活過的人找到痕跡。我覺得它很詩意，這是它吸引我的地方，但我不覺得它是部好的紀錄片。

羅卡：我不當它是紀錄片，實驗性的東西可以是劇情或紀錄。但現在的難處是和一個很細緻、紀錄式但很有感情的作品如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比，兩者都是社會性的題材，都有紀錄的意味，但一個有實驗性，另一個是傳統敘事，很難比較。

馮子昌：另一個難比的地方是這個是 graphic oriented，介乎動畫與公開組作品中間。

彭浩翔：它不是紀錄片，接近在五樓展覽廳不停 loop（重複）著播的裝置，多於是坐在戲院看的作品。

鄭珮詩：補充一下，公開組的規條沒有指明作品在那裡播放。回應 Percy 的意見，動畫組的規條是要單格拍攝。

馮子昌：這作品也是逐格處理，以往動畫組也有類似的片。不過這其實不重要，以往公開組也有些得獎作品運用不同技巧拍攝。

鄭珮詩：接下來是《零聲》。

陳慧：初選時我喜歡它，再看時還看得出完整性，技術上有不足的地方，但氛圍很特別，帶觀眾進入「虛」的世界，但 handle 得很好，讓你知道所有東西出於男子的想像，然後帶你到一個很傷感的狀態。在這麼多部作品中我較喜歡這部。

羅卡：你是指所有東西都出於他的想像？我不明白那些是他真看到，那些是想像，結尾是真實嗎？

陳慧：由女孩給他爛的萬花筒，然後再 intercut 他一直想像女孩來探他。

羅卡：那是說他幾乎盲掉是真實？

彭浩翔：他受傷之後是想像。

羅卡：受傷之後來探他是想像？

彭浩翔：我不知道，我也想問。

陳慧：在技術上可能有不足，她把爛了的萬花筒還給他是轉折位。可能他用得不夠鏡頭交代，只有一句，而且沒有他的反應。

彭浩翔：你不說我也不知道！我喜歡那女孩的角色，如跟他「猜樓梯級」那場蠻好看。

羅卡：我當作你的說法成立，但整體的 theme 是什麼？是否說一個很內向的男孩胡思亂想，你認為這部戲的主題說什麼？

陳慧：是說他的孤單，被人誤解。技術上那個轉折點不足以交代那個故事，但我覺得劇本寫得不錯。

鄭珮詩：接著是《戲裡戲外》

彭浩翔：你是說之前有英文版，我看的時候覺得不太成立。她拍到中途說利用被訪者，本身也是設計的一部分，我對這一點有點不舒服，她剝削到一半忽然後領悟反省本身是另一種剝削。當年的《卵子體慾》究竟是真心探討還是利用，爭議性還大些，這部作品我看不出作者領悟到什麼，和為何要領悟。英文版是否都這樣設計？

鄭珮詩：大致上差不多。

黃愛玲：我看的時候也有一點不舒服，看紀錄片最不想猜測人家的動機，但我看這部沒辦法不去想。相對來說《童心無窮》簡單直接得多。

彭浩翔：也真誠得多。

羅卡：我也贊成，但《童心無窮》不夠深刻，沒有怎樣跟進下去，但至少小孩的日常生活、苦中作樂等能打動到人。這部怎麼《戲裡戲外》呢？自省突然出現，令人感受不到。

鄭珮詩：接著是《密月》。

羅卡：令我想起曾翠珊的《戀人路上》，同樣有蔣祖蔓，又是去到別的地方見到第二個男孩，又是說普通話，兩人有 brief encounter 之後離開。蔣祖蔓演劇向來悅目，因為她的樣子和給人的感覺良好。這部片的分別是背景是青藏鐵路，但沒好好利用。

陳慧：拍得很工整。

羅卡：但對追求心靈的東西「得個講字」。

彭浩翔：我很欣賞它畫面漂亮，但應否因此加分？去到西藏那麼遠，但說的東西其實可以在大角咀說完。他有那麼多資源因為是港台作品，製作執行得很好，是否應為此而給他獎項？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內容，探討這兩個主角，但又說不出所以焉。

陳慧：我不會探討他得到什麼資助而去西藏，而是故事是否需要去西藏。彭浩翔說得很好，故事可在大角咀發生，或者兩個主角一起到長洲住幾天。我 concern（擔心）的是我不覺得導演關心女主角，故事圍繞一個風光明媚的旅程，主角有所覺悟，很快便解決了一切問題。

羅卡：鄭珮詩： 接著是《六虎》。

彭浩翔：很有趣，雖然有很多其他電影的影子，但執行得蠻好。

陳慧：是另一個《放學》。

彭浩翔：但執行上較好。

陳慧：因他較 senior。

彭浩翔：那我們評選是否應考慮這因素？

陳慧：但故事沒新意。

彭浩翔：其實他也承認靈感來自《鎗火》，但我覺得他執行上準確。

陳慧：老闆看了會覺得這個人能用。

彭浩翔：若老闆問我那個新導演拍完出來肯定有某種質素，我也會說他。

陳慧：很「穩陣」。

馮子昌：我們初選談《六虎》時它幾乎不能入圍，但最後我也希望它能入圍，因它代表另一類作品，是在技術上接近工業標準的作品。

羅卡：我覺得每屆都應有這樣的作品，令人精神一振，若每部都像《零聲》觀眾便會睡覺。

彭浩翔：我認為這人幾年後很大可能進入工業，他依然在模仿階段，仍未找到主題，但技術上已很成熟，所以值得鼓勵。

鄭珮詩：不用擔心，這類作品將來必越來越多。

馮子昌：今年實驗性與創新性的作品少了。

彭浩翔：以前的作品如黃精甫的《我愛水龍頭》、黃彩鳳的《卵子體慾》都有很爭議性和實驗性的元素。

馮子昌：可能計算得獎的考慮更厲害。又可能我們給人的感覺是淡化了實驗性與創新性。

陳慧：我覺得是大氣候，這是大家所關心的東西。

羅卡：可能現在的院校影響，三四十年前沒有專業學校訓練，沒那麼多技術條件，大家都拿著攝影機天馬行空亂拍，意念上有很多非一般想法。現在院校要求畢業作品有一定技術水平，不能拍一個人在床上「典來典去」、切腹等東西，現在要求有故事、有劇情、有人物。

彭浩翔：現在很少見到偏激、具爭論性的作品。

鄭珮詩：我不覺得資源多少會影響作品，舉例韓國的作品同樣資源充足，但說的東西闊很多，可能跟教育有關。

陳慧：我看台灣或國內電影學生作品，無論戲劇或紀錄片，社會性都要比香港強

得多，亦可看到個人和社會的關係，我看得出他們關心什麼。台灣帶點傷春悲秋，但個人色彩較強烈。香港作品技術越來越好，但我看不出作者怎樣看自己。

鄭珮詩：現在我們可 nominate 最多五部作品可考慮給予獎項，另一個做法是 nominate 金獎。其他組別也會先淘汰一些作品。

羅卡：我贊成先淘汰一些不太重要的作品。

（評審進行投票提名被淘汰的作品）

鄭珮詩：《戲裡戲外》共有五票，《放學》有五票，《路》有五票，《梨園道遠》有五票，《童心無窮》有五票，《零聲》有五票，《密月》有五票《相機槍》有四票。最後剩下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、《河上風光》、《相機槍》、《六虎》、《草花頭》。

馮子昌：我想為《相機槍》說幾句，我認為相較其他片它的創新性與實驗性都高點。現在我們可提名獎項然後再作統計。我認為《六虎》最少應有特別表揚。我自己很喜歡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，因為它的完整性，第二位是《相機槍》。

彭浩翔：我希望金獎是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、銀獎是《六虎》，《河上風光》和《相機槍》是特別表揚。

黃愛玲：我提議給兩個金獎給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和《河上風光》，因為我很難在兩者之間決擇，而兩個作品很不同，但我都相當喜歡。特別表揚 是《草花頭》。

陳慧：我提議金獎給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，特別表揚 是《河上風光》，銀獎給《草花頭》。

羅卡：我跟你一樣，金獎給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，特別表揚 是《河上風光》，銀獎給《草花頭》。

鄭珮詩：那金獎應屬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。《草花頭》、《相機槍》和《六虎》各有兩票。

馮子昌：我可拿走我《相機槍》那票。

彭浩翔：我可拿走《六虎》那票，但我覺得《六虎》拍攝等各方面都很成熟，唯獨沒實驗性，但很想鼓勵它。

羅卡：《六虎》大家可看出有專業水準，《相機槍》有其特別的地方。

陳慧：若有兩個特別表揚，我會給《六虎》和《河上風光》。

彭浩翔：我也贊成有兩個特別表揚。

鄭珮詩：那《草花頭》是銀獎，《相機槍》是入圍？

彭浩翔：我們沒有這概念，因十二部都是入圍。

馮子昌：三個特別表揚 會否太多？

黃愛玲：若《六虎》與《相機槍》之間，我寧願選《相機槍》。

羅卡：可否有三個特別表揚？只是多一個獎狀而已，然後指明那個評審提名那兩個作品。

鄭珮詩：沒問題，最重要是你們五個評審的共識。那我們的結果是金獎《媽媽離家上班去》，銀獎《草花頭》，三個特別表揚是《六虎》、《河上風光》與《相機槍》。第一請大家在公佈結果前保密，第二是提醒各位出席下星期的頒獎典禮和擔任頒獎嘉賓。

羅卡：我覺得特別表揚可以加幾句評語解釋為何頒給它。

馮子昌：要不要為整個比賽作檢討？

鄭珮詩：我們在考慮改組的問題，但改組有一定複雜性。因為我們想鼓勵多些紀錄片參與，但又不想輕易改賽制，曾考慮今年保留公開組，但另設最佳紀錄片獎。

羅卡：現在紀錄片已有張虹那個，辦得不錯，水準也頗高。我覺得應保留公開組，但應考慮怎樣提升質素，因為既是公開組，應有不同人士參與，以達國際水準。比如怎樣鼓勵工業裡的人如陳可辛或彭浩翔也參加，現在只是停留在畢業作品水平。

陳慧：可能是長度的問題，我奇怪港台外判怎麼那麼少人參加。

范可琪：在初選的四十多部作品中也有港台外判的。

陳慧：因為要製作三十分鐘的片，沒有院校或鮮浪潮支持也有一定難度。

彭浩翔：為何由六十分鐘變成三十分鐘？

鄭珮詩：因為六十分鐘已算中篇，不算短片。我們也參巧外國的短片比賽，也考慮到發行問題。其實我們一向歡迎各界人士參賽，第一二屆有余力為、賈樟柯等參加，到最近幾年就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生作品。

羅卡：有否吸引內地人士參加？

鄭珮詩：我們有亞洲組。

彭浩翔：獎金可提高點，對拍獨立電影的人是種吸引，正如在 PPP(釜山電影投資計劃)與 HAF(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)之間我首選是前者，一來接觸面廣，二來獎金也較高。

鄭珮詩：你認為若獎金提高至十萬便可提升質素？

彭浩翔：對，若那年作品不夠水準也可從缺。而且紀錄片與非紀錄片應分開，因為很難作比較，我曾在韓國一個電影節任評判，要在音樂片與紀錄片之間選擇一個獎，我們用了大半天時間討論用什麼 standard（標準）去評兩種片呢。

鄭珮詩：德國的 Oberhausen 短片節是國際性的，他們給了些指引，如實驗性、社會性等。

彭浩翔：我們就沒有主題。

鄭珮詩：我們也考慮讓香港和亞洲作品一起競逐，但設 national prize，不知是否提升水準的方法。

彭浩翔：除了頒獎之外，有否考慮持續發展，如後期公司贊助服務，鼓勵他繼續創作。

鄭珮詩：幾年前復嘗試這做法，與數碼港合作，讓金獎得主一年內可用它的服務，但可惜最後都沒有使用。

彭浩翔：可能期限可長一些。這資助可頒給特別表揚得主。

鄭珮詩：多謝大家議見，ifva 應不斷進步，不能停留一個階段。獎金方面我也同意，這獎金水平已維持了五年。